

丹枫似火

# 乌沙寨有个红军坟

□ 周春荣

在熙来攘往的繁华街头，在南来北往的脚步声中，你会想起今天幸福生活的源头吗？

当喇叭声起，当高楼群立，你会想起硝烟中的血与火吗？

红军坟，一个无法以墓主姓名命名的坟莹，也许能告诉你一些故事……

我说的这个坟，在纳雍县新房乡。

新房乡乌沙寨村的岩头上村民组处处山石，山石间夹有小块平地，干塘麻窝就是其中一块。红军坟就静卧在干塘麻窝边缘的石山下。

多年来，红军坟日伴朝晖夕阴，夜守月白风轻。

上了年纪的村民说，那是一个红军战士的坟，战士姓名、籍贯不详，只好称“红军坟”。

早些年，每到清明，村民黄德方常常理几张白纸挂上红军坟坟头，以表达自己由衷的祭奠。

这样的纪念，黄德方坚守了几十年，直到去世。

与红军坟百米之隔的农民黄正清一家见证了黄德方所做的这一切。

“我后家是荒坝村的。我来乌沙寨38年了，来的时候，红军坟大得很，每年黄德方老人都给它挂纸。黄德方死了，政府又接着挂纸……”黄正清60岁的妻子李绍英说。

黄德方给红军坟上坟的举动，感动了乌沙寨村的18名农民党员，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，坟被重新修葺一新。

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，作千秋鬼死不还家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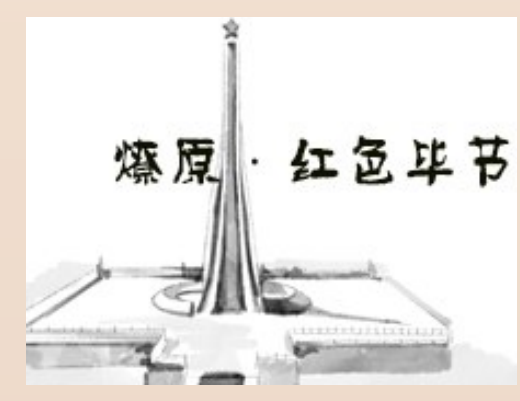
那么，无从查询姓名、地址的红军坟的主人，当初又是怎么牺牲的呢？纳雍县工会退休职工杨德俊所著的《红军长征过以角》一文，基本还原了当年的真相——

1935年4月16日，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等率部队从大方进入纳雍时，在大方猫场遭敌袭击。1000多名红军突围梯子岩天险后，于4月17日上午抵达今天的新房乡以角街上，活捉了正在吸食鸦片的水城县伪政府委员黄成中、水城县伪政府税官龙卡员，而地方土目安庆吾的家眷丁则闻风而逃。红军审讯黄成中、龙卡员后，将二人身上的衣服脱下，送给以角街上的穷人刘沙锅等人。

由于以角地势低矮，属屯兵禁地，红军连夜走人。在梯子岩受伤的小红军则被暂时寄养在以角街上的周献庭家疗伤。几天后，小红军又被送到乌沙寨村岩头上的祝正祥家接着治疗。

在祝正祥家医治的三天里，小红军拉肚子，一开始还能吞下黄德方为他熬的稀饭，后来竟水米不进。战伤加上痢疾，最终让小红军未来得及留下姓名住址便牺牲了，村民黄登祥和黄德方眼睁睁看着却无能为力。小红军去世后，黄登祥和黄德方拿出自己纺的苗家麻布衣裤给他穿上，又凑份子钱买来棺材，准备安葬小红军。他们找来村民龙开文帮忙，先将棺材背到干塘麻窝的墓地放着，又回到祝正祥家背走小红军的尸骨入殓。

而这个无名的红军坟，通过黄登祥和黄德方等人口口相传，托付给了后人。



## □ 周 黎

小城的夏天，温高昼长，天亮的时间自然是很早的。凌晨五点不到的时候，天空中就有鱼肚白了。我突然听见客厅里有人在低声说话，伴随着轻轻的脚步声，还有窸窣窣窣的响动。一直独居的我揉着朦胧的睡眼，突然明白一定是父母已经起床了。对！昨天姑表姐家女儿出阁，父母进城赴宴，因为天色晚了，所以才来我这里住下的。

我赶紧起来，推门一看，只见父亲一个人坐在沙发上，面对着窗户里的晨曦，慢慢地吸着香烟，烟火一闪一闪，像空中的星星。那一刻，我莫名感觉鼻子酸酸的。

“爸！您都起啦？天都还没亮，多睡一会嘛！”我走过去，站在父亲旁边轻声说。

“唉！不早了，我和你妈要赶早班车回去。”父亲见了我，站起身来，长长地吸一口烟，快步走到窗前说道。

“儿！你也起啦？我们要回去了。我和你爸怕吵醒你，想尽快收拾好赶紧出门，没想到还是吵到你了。你工作忙，快回去再睡一会。”母亲听到我和父亲说话的声音，从卧室里走了出来。

我听见母亲说话，扭头过来，只见母亲的手里提着背篋，里面已经装满了我不要的衣服、线板等杂物。

“妈！你们好不容易来一趟，多住几天再回去嘛，妈！”事实上，这么多年来，我和父母总是聚少离多。很多次，很想接他们来城里多住几天，可他们偶尔来城里，也是住一两天就匆匆回去。日常读书，每每读到那些竭力行孝的人物故事，我总羞愧不已，恨自己不能尽孝于父母跟前。今日又见父母要急急回乡，我心中如何不痛。

母亲大概归心似箭，忙着收拾东西，没有听出她儿子的伤心之音；亦或许是听到了，但敌不过她要回乡的心。说话间，母亲已经返回卧室，拿出了两床凉被，那是给表姐家送亲去而得的礼物。母亲问我要不要，我说家里有的，不用了。“那我就拿回去！”这时父亲也走了过来，母亲就叫父亲帮忙，把凉被捆在背篋上。我说吃点早餐，父亲和母亲异口同声地说吃了会晕车，所以拒绝了。

天空中的第一缕阳光从山间温柔地出现时，父母就出门了。第一次，母亲说让她背东西的时候，我见父亲没有力争，而是把背篋递到了母亲的背上，因为他手里多了根拐杖，已经握得很光滑了。因为没有车，而且还要上班，我别说话把父母送回家，就连送到车站的时间也没有，只能送他们下楼，目送他们走出小区。只见母亲瘦小的身子被背篋压着，往日看着只是挂在背心的小小背篋，现在好像已经变成母亲身上的一座小山了。父亲则拄着拐杖挪着步子，竟已经赶不上母亲的步伐。不时地，母亲还要回头扶父亲一把，他们的速度很慢，可我却觉得快极了。我多想让时间慢一点，



山乡晨雾 (王远松 摄)

# 送 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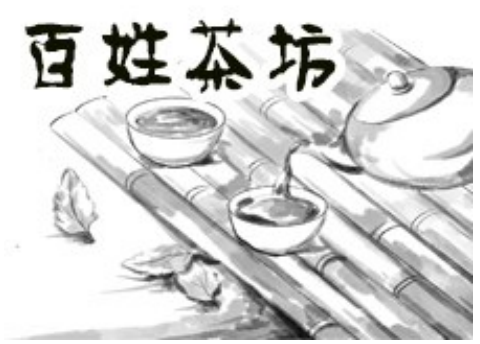
停下来，让父母的身影永远不要离开我的视线。

可我还是没有留住父母，不一会儿他们已经走到了小区的门口。出小区的侧门要下一道很长的石梯，父亲走到石梯的时候，停了好长的时间都没下去。只见他先是怔了怔，然后用拐杖敲了敲石梯，左脚伸出去试了试，久久不敢迈出步子。这时，只见已经走下梯子的母亲又走了上来，伸出右手去扶住父亲的左手。我以为，父亲会跟着母亲走下去，没想到，却看见父亲甩开了母亲的手，把拐杖伸下石级挂在地上支撑着身体，慢慢地迈开左脚，身体微微向右倾斜，然后慢慢把脚迈下去，终于走下了第一级。母亲定然是担心的，所以定定地站在石梯上，眼睛一直看着父亲移动的脚步。母亲总是走在父亲的后面一级，就这样一前一后，一上一下，一级又一级地艰难走下去。渐渐地，我只能看见父亲的上半身，紧接着只能看见他们的头，最后，父母的背影终于消失在晨曦中……

父母的身影不见了，我再也忍不住，任泪水流了出来。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，看不清周遭的事物，却让我听到了更加遥远的声音——那是母亲常对我说过的话，就在我出生的那一年，父亲一天背了七次粪（农家肥）去地里，那块地离村子很远，别人一天最多只能背三次；那些年，父亲去附近的乡镇赶集，背着自己做的扫把、背垫之类的东西去换钱贴补家用，来回六七十公里，晚上还要背上油盐柴米回来，和母亲一起洗衣做饭；那些年，父亲从镇上买一袋一百斤的化肥，不用背篋，扛在肩上就回家，十几里的山路，父亲中途无需歇脚……此时，我感到母亲说的话既遥远，但似乎又在耳边。

泪水中，我还看见父亲挑着满满的水还唱着山歌，为了逗我开心，背着沉重的洋芋仍然和我追逐嬉闹，极粗的木头，几百斤重，父亲一甩就能扛在肩上，那姿势是我永远也无法超越的，是我觉得最优美的。我也看见了母亲长长的麻花辫子，还有那些年我在镇上中学念书时，母亲每过十天半月就会来给我背煤炭，她总是背得满满的，却显得那样轻松。每次见了，总是还没放下背上的煤炭，就大声地叫我，然后给我做饭。那些年，母亲一个人在家，春碓推磨，犁牛打耙，样样“手到擒来”，赛过村中多少男儿。我一直以为，父亲和母亲仍然是当年的样子，可是，如今我愈加知道自己错了。

想到这里，心突然疼痛起来，我急忙冲出门去，想追上父亲和母亲，把他们留住。可我发现已经追不上了，留不住了。看着伸向故乡的公路，想到父母蹒跚的脚步，再回头看见城市的车水马龙，想到远在异乡的妻儿，我顿时明白了肩上担子的分量。



## 茅草巷的铁匠铺

□ 黎道忠

黔西茅草巷的铁匠铺在巷尾尽头，马小宇是什么时候当上铁匠铺掌柜的，他记不清了。自从跟着父亲抡起大锤学打铁，一年四季，只要天气从凉转热，他就会脱掉上衣，穿着马褂，光着膀子抡起大锤，把彤红的铁块锤打得火星四溅，直到放在砧凳上锻打的铁块由红转青，由青转黑，无法再延伸时，才把铁块用铁钳夹着，重新插入炉中。

马小宇从十六岁起就跟着父亲马学海学打铁，随着时间流逝，七十多岁的父亲渐渐老了，由执掌二锤的师傅慢慢变为下手，马小宇则由抡大锤的下手变为执掌二锤的师傅。看着马小宇成熟了，打铁的技术掌握了，马学海就退居二线，很少再插手铁匠铺事务，马小宇则顺理成章地成了铁匠铺掌柜。马小宇当了掌柜，技艺虽然得到父亲真传，无奈个子矮小，对他是否掌握父亲传授的技艺人们将信将疑，于是就用“小铁匠”这一略带戏谑的称谓取代了他的名字。

马小宇离我家不远，大家同在茅草巷长大，有时我也跟着大家喊他铁匠，只是少了一个“小”字，日子久了，他也慢慢习惯了大家叫他小铁匠，自己则把名字淡忘了。

自从马学海把手艺传给儿子马小宇后，他就很少再执锤打铁，除非儿子忙着给人赶工，他才会抡起大锤帮着锻打铁块毛坯，但这时，马小宇会同父亲换工，由父亲执掌二锤帮着锤打铁块成形，自己则抡起大锤一锤一锤地跟着父亲的节奏锤打铁块。父子俩打打停停，合力把毛坯加工成形，再用铁钳夹着放入盛水的木桶中进行淬火，马小宇才会停下舞动的大锤让父亲去休息。但父亲不会退下，而是把退热成形后的铁具再一次插入炉中，才一边喘着粗气，一边走到风箱的位置，吐一点唾沫在掌心，随意揉搓一下，就握着风箱的拉杆，帮着儿子进一步把炉火烧旺，然后由儿子一人钳着烧红的铁具，挥舞着手锤再一次锻打成形的铁具，然后去粗取精，逐步完善。每当这时，看着儿子把烧红的铁具放在砧凳上像揉面团一样锻打铁具的边角时，他会颌首点头，做出肯定的样子来。

每次打造工具，只要父亲在场，马小宇再累也不会哼一声。因为七十多岁的父亲都不说累，自己怎敢说，若不是要供三个孩子上学，自己也不会让父亲帮着打下手，这个年纪的老人，条件好的人家早就享清福了。看着父亲拉风箱时手臂上凸起的青筋，马小宇把头低下，心里难过得像打翻了五味瓶。

马小宇的妻子刘惠珍每天要把家中事务做完，伺候好瘫痪在床的婆婆，才有时间帮着丈夫马小宇打铁。公公马学海帮儿子打下手时，如果炉火太旺，铁匠房太热，他会赤裸上身。为了避免儿媳尴尬，马学海会穿件多年来被火星烧得破破烂烂的狗皮褂子。看到公公的礼貌，刘惠珍会先退回家中，然后喊一声：“妮妮她爸，我的事做完了！”然后静静地等着丈夫答复。长久的默契，马小宇知道这是妻子家务事做完，要来帮自己了。于是停下手中夹着铁片的钳子，让拉风箱的父亲回去休息。父亲也知道儿媳之意，自然地停下手中的活，脱下狗皮褂子，换上衣服离去。

几年后，公公马学海和婆婆相继去世，刘惠珍成为马小宇不可缺少的帮手。有时马小宇不在家，农户急需需要镰刀或锄头之类的东西时，刘惠珍会亲自上阵，学着马小宇打铁的样子给人加工农具，虽不完美，但也勉强应付，尽量不让需要工具的农户多跑一次。

马小宇和妻子刘惠珍就这样以打铁为业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，两个女儿很争气，书一直读着，马小宇夫妻俩也一直紧咬牙关坚持。老三马明军对读书没有兴趣，马小宇只好把打铁的技术传授给他。

马明军学得父亲手艺后，父亲就把铁匠铺的生意交给他打理。马明军知道打铁是一门费力不讨好的技艺，因此对日渐衰微的生意也没放在心上，而是买了铁器铸造工艺方面的书籍，闲暇时像着魔似的钻研学习，有时还把铁块不停地烧红锻打，又不停地淬火烧红，偶尔还会把一些其它金属掺和锻打，常常忘了吃饭和睡觉。看着马明军有点不务正业的样子，父亲虽然着急，但又不想过多干预，心想铁匠铺交给他了，由他自己捣鼓去吧。

一年后，马明军把锻打铸造出的一些厨具放在网上售卖，没想到他注册的“铁匠马”刀具因物美价廉得到了顾客青睐，网上订购量也逐渐增大。铁匠铺打铁的手艺在第三代传承人马明军手里有了创新，也有了质的飞跃，有了更好的发展。